



現 代 稗 史

擴 大 外 史

上 冊

著 林 東 陳 銘 蘭

時 通 聖 經 出 版

1931

我的介紹

擴大大外史，曾經連續的刊載於時時週報，牠那事實的收集得當，牠那文筆的鋪敘適宜，這在有目的讀者，想早已賞之而受之了。

現在，已彙集成書，且已排印告竣；並且，更引而申之的穿而插之的益覺可觀，比較刊載於時週報的，約莫四五萬言，而彙集與「四」的比，就是刊載於時週報的，約莫四五萬言，而彙集成書的可有十數萬言了。

這擴大大外史，並不是空洞的玄想的捕風捉影的描寫；牠裡面有不少史的根據與事的印證，如洪憲時代的文件，如西山會議時代的文件，以至於上海的白相人和天津的混混兒，以至於各租界的紀載和南方的北方的女人風味，都是頭頭是道絲絲入扣。

實在，擴大大外史，不僅是「如上云云」；牠還會將整個社會，點點滴滴片段，團集在活躍在紙面上，而且，不僅是事，成過去般哭般笑；就是還未來的，也如火如荼的般人玩味啊！

——二十年五月拾日丁墨木於上海——

著者之書

寫事實的小史。不比寫玄想的小說。寫玄想的小說。儘可盡性的發揮。比如寫孫行者七十二變可。寫孫行者七百二十變也未嘗不可。因為那是無庸還出『交代』。寫事實的小史。可不然了。他必須處處要顧到那史中的事實。寫人寫事。要隨着那人那事寫。不能隨着筆寫。實在的。絲毫不庸勉強。

擴大外史。在著者着手寫時。原想多多致力於詞與句的修造。可是。把筆起來。便感覺着事物物有牠的物事物物。而最煩神的。尤其是這批萬物之靈的人寶貝。千模萬型。著者一枝拙筆。着實不能傳神盡意。這是值得向史中人與觀者道達萬分歉意的。

但是。著者自問在每回提筆張紙時。却無在而不把事實的明鏡高懸在當前。固然。或有所翳蒙。秋毫的照鑑。有時也不免偏其所黯。不過。這僅是『偏』而已。事實還是事實。『盡信書。不如無書』。觀者以此解嘲。史中人以此文飾。而著者亦以此解脫吧。

最後。應有聲明。這擴大外史。其「一至十五」。原會節略的逐次發布於「時時週報」。但那不過「四之一」而已。全豹云云。還須在這本子裏窺測了。

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十六日蘭谿陳東林寫於之江之畔

擴大外史第一集總目次

一	發端
二	革命
三	西山派
四	北徂
五	曰抵於津
六	初會
七	標語
八	相彼老西
九	白麵世界
十	趙老夫子

-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|----|----|
| 十一 | 十二 | 十三 | 十四 | 十五 | 十六 | 十七 | 十八 | 十九 | 二十 |
| 禮讓爲國 | 再會 | 伊誰正統 | 整個的黨 | 周八先生 | 樊老二 | 他媽的 | 整軍經武 | 幹嗎 | 擴大 |

擴大外史第一集上冊目次

一	發端
二	革命
三	西山派
四	北徂
五	日抵於津
六	初會
七	標語
八	相彼老西
九	白麵世界
十	趙老夫子

現代稗史之一

擴大外史

陳東林著

一 發端

話說。當今這個年頭兒。真是什麼希奇怪誕的玩意兒都有。只要玩這個玩意兒的人。臉皮老。嘴頭硬。手段辣。頭頂尖。腰什子牢。脚步兒勤。若果再加一副花樣十足玲瓏透澈的心眼兒。和一套乖巧精明活潑伶俐的腦筋兒。那可了不得了。那真個會神氣乎洋洋也的現代世界之驕子而當今天下之賢能了。但是。世風不古。這類的驕子賢能。愈多便

愈濫。橫直只顧自己肚皮飽。鋒頭健。有錢花。有勢擺。什麼廉恥。什麼品格。他們都統通可以擱置不論。至於國家和人民的話。當然更值不得一談了。

至於一般稱魁號首的。更是光怪陸離奇巧百出。時而鬧這樣一齣。時而玩那樣一套。東邊去撞一撞。西方去捱一捱。好在「時會」與「機會」。總不少他們這些驕子也者與賢能也者。搜個千百幾十萬的。洋房子有住。摩托車有乘。穿的話是綢。吃的話是油。就是有什麼不了的去處。好在中國還沒有打倒帝國主義。還沒有收回租界。安其所居。是大可『半夜敲門心不驚』的。上台下台。固然不免開臉譜掛口面披袍褂。

登朝靴等類的麻煩。但是幫閒甚多。說文的呢。擬稿的有人。繕發的有人。說武的呢。拿刀的有人。執槍的有人。樣樣有人。件件有人。也就蠻不在乎了。

最可憐的。就是我們這些不穀乎驕子不配乎賢能的老百姓。也就是這批驕子們和賢能們所恃爲官祿父母的老百姓——摩登名詞是「民衆」。無論新戲舊戲。幕幕齣齣。都鬧着給我們瞧。就是不願瞧也是不可能的。誰叫你生當現今之世處在此地之上呵。然而正面的戲情。又不容我們明明的去瞧細細的去聽。伸着脖子老是瞧後腦袋。側着耳朵聽也是聽不清楚。一不留神。出魔降怪的琉璃煙。又薰得你眼脹鼻塞的難

受。於是乎。『廬舍炮烽燬。田園馬蹄殘』。便不由得不勞駕賑官老爺們的佈施與救濟了。

且說。那遊到二十九國的鄒賢能鄒魯先生。別號海濱。他乃廣東梅縣人氏。自從回歸這第三十國的自己祖國以來。自然是曾經海洋難爲水。除却英美不是國了。滿意爲際今之世。處斯之士。定規是舍我其誰。不料想這時國內煦煦和和。雖說不上什麼的大好。却也說不出怎樣的大壞。這些賢能們。最怕的就是這煦煦和和。何況鄒賢能遊過二十九國。話雖祇聽得懂他那貴處的潮梅土腔。文雖祇辨得他那祖國的之乎者也矣焉耶哉。可是。黑的白的紅的黃的。目之於色

也是地無中外而相同的。見多識自廣。豈肯隨隨便便的弄一本二十九國遊記便算罷了。

好哇，鄒賢能勾圖上，見有見之才呢。他曾經幹過些時富甲全國的廣東省的財政廳長。說人才之『材』呢。他更了不得。他是革命發祥地的革命大學的開山校長。『錢既應手』。走自多狗。鄒賢能便放乎東海之濱的上海。以遨以遊。以遺其『吾道不行』的抑鬱生活。湊巧他那貴同鄉的許驕子許汝爲先生。也正『斯人憔悴』的在上海居閒。便不期然而期然的和鄒賢能會晤着。

說起這位許驕子。可更是來頭大呢。他是仕宦人家的子

弟。那高第街許家的氣派。在廣州是無人不贊美一聲說是頂闊的。他就是從前粵軍總司令的許崇智。他是孫老先生手下的武字號元老。現今國民政府的蔣主席也曾經在過他的麾下。不過。許驕子生平有一個最大的毛病。就是太看重酒字下的那個調調兒。以致弄成烈士不殉於名而殉於色。變成一個不良於行而多於滴的人。幸而近幾年來。因為手頭兒告了消乏的關係。黃金與美人。本來是像胡先生的主義是有連環性的。許驕子近幾年來。黃金既不多。『美人便自遠』。他那身體便漸漸的結實起來。而他那殉色的『殉』字。便又轉而向着『名』了。

鄒海濱先生與許汝爲先生。一個是賢能輩中的賢能。一個是驕子隊裏的驕子。驕賢相會。自必有其如魚得水的快意。同時。那批自稱「老同志」的賢能。如四川的謝持謝慧生先生。湖南的覃震覃理鳴先生。江蘇的茅祖權茅薰丞先生。東三省的傅汝霖傅沐波先生。這般人各有各的法術。所以也各有各的道號。謝賢能以四川人的緣故。道號「耗子精」。覃賢能因老是在喊苦叫窮的境況中。故而人稱「覃落虎」（作者註。此湘人之土語。其義含有上海白相人北京混混兒之意）。茅賢能秉性消極。事不干己。決不則聲。人乃以「油炸燴」形容其乾枯無味。傅賢能雅有阿芙蓉癖。致有「大煙蟲」的尊稱。